蕉廊脞錄

蕉廊脞錄序

昭代學術遠軼前禩說者謂經小學之盛步武漢唐而史學則遜於宋明故志有清藝文者於乙部之雜史丙部之雜家可著錄者其難其愼如阮氏石渠隨筆法氏槐廳載筆胡氏西清劄記阮氏茶餘客話姚氏竹葉亭雜記戴氏藤陰雜記梁氏樞垣紀略王氏石渠餘記唐氏天咫偶聞先後作者此爲鉅子錢唐吳仲雲制府所著有養吉齋叢錄凡朝章國故民生利病罔不考鏡得失鉤索源流文孫子脩丈蚤歲入洛擘究掌故中年足跡半天下居鄉廿載兩修志乘洎登清要益網羅舊聞

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周旋抽潛掇幽風世厲俗晚歲表彰遺逸慨然有黍離麥漸之思承幹追隨日久心折尤深甲子之春文捐館鄉里公子絅齋侍讀手編遺稿分類着緝爲蕉廊脞錄八卷曰國聞曰里乘曰人物曰經籍曰金石曰書畫曰嘉言而以雜記附焉蓋與制府叢錄之作大體略同而寄託微異也承幹受而讀之亟錄副墨次諸叢刊竊以爲紀事纂言乃古者柱下之職周秦以還如王史氏青史氏具有專書後世官司失職私家撰述日益衰歇欲如宋明人之飫聞國政博洽閎通二百八十年中難可縷覼若上泝六藝九流之源則古

義寖微矣文三世史官紬百餘載當茲禮崩樂墜之時求野則獲古不云乎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非於君家得其貫綜又將誰與歸乎戊辰孟冬吳興劉承幹序

蕉廊脞錄卷一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乾隆嘉慶兩朝皆於甲子之歲臨幸翰林院賜宴賦詩頒賞文綺實本朝優禮詞臣盛事嘉慶甲子吾鄉龔文恭實與賜宴之列有詩紀事詩注云其時除現任翰詹及曾任編檢諸臣凡一百七十餘人外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定親王特命與宴兵部尚書長麟曾任掌院學士太常寺卿趙秉沖主事南書房行走黃鉞俱一體與宴黃鉞尋改贊善又云純廟臨幸後閱六十年無

復舊臣祗餘院中老隸年已八十曾覩盛儀　御座設後堂南向戲臺在敬一門外開院署東西夾道爲左右兩翼入宴進路皆此隸所傳述也又承應演十八學士登瀛洲故事以東方朔爲翰林前輩乾隆九年尚有上官昭容選詩一齣此雖瑣事亦當紀述以志昔日之盛我　朝祀典有祭　堂子典禮載在會典所祀何神不得其緣起　先大父養吉齋叢錄亦謂傳聞異辭嘗聞之羅質庵郎中文彬云　堂子在御河橋西屋三楹不甚閎敞中無神位無陳設祭之日無祭品但有香爐一事元旦　皇上親詣行禮焚香於爐而已其香與外間常用香異俗

呼達子香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迎神於宮中送入　堂子正月初二日送還宮中亦但向空行禮無神位也四月八日佛浴之期則於宮中迎銅佛至　堂子以香水浴之浴畢復送還宮中浴佛之事則　內派滿洲覺羅之妻室二人爲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則排日王公貝勒貝子等皆入　堂子掛紙錢又每月朔望　皇上皇后均有詣　堂子拈香之禮往往遣員不親行禮也

欽定滿洲祀天祀神典禮所載亦未詳

雍和宮內左旁佛殿有塑成熊羆各一皆當日　高宗純皇帝秋獮木蘭所得者有牙牌二各繫於其上書云

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上巡幸熱河於額德口麓
射得熊一重九百斤又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巡幸熱河於察爾射得羆一重一千斤守者云當日
肖形雕木為之空腹中置其骨齒其皮刖以木匱盛之
又佛龕兩旁陳設　純廟當日御用鎗一所衣之甲亦
謹藏一　巨匱中最後樓高三層供七丈大佛至第一層
始見佛之頭面云碑亭內有四面碑一刻御製喇嘛說
滿洲字蒙古字漢字梵字各一面
宣廟嘗作九九消寒圖凡九字每字皆九畫曰庭前垂
柳珍重待春風　懋勤殿雙鉤成幅題管城春滿四字

南齋翰林按日塡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爲故事見祁文端⿰彳曼⿰彳几亭詩集

咸豐初湘鄉曾文正公官禮部侍郎疏請復日講舊例并擬日講章程繪圖具說以進　特命禮部議奏時執政鶴舫相國穆彰阿心非之授意於大宗伯孫公瑞珍駁議以上旣而　文宗仍命舉行每月翰林院掌院學士進名單　上圈出十員於每員下　御筆註某月某日進講某書某節居期恭進講義　召見陳對　上從容聽之行之朞年後以東南兵事日棘　宵旰憂勞遂輟講

同治初廷臣亦請舉行日講故事奉　兩宮諭　弘德殿行走徐桐李鴻藻每日講經史數事毋庸另派進講人員　弘德殿講書及至　毅廟親政猶未停止十三年秋方有重修圓明園之議一日徐公桐進講易節卦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頗切直　上有怒意翌日　上謁　東陵歸　聖躬不豫比冬即有　鼎湖之痛

同治初元　兩宮簾聽孜孜求治恭讀壬戌三月十五日　上諭前奉　慈安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命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等將歷代帝王善政及前史垂簾

事跡擇其可為法戒者據事直書簡明詮釋彙冊進呈
茲據侍郎張之萬等彙纂成書繕寫呈進法戒昭然足
資攷鏡著賜名治平寶鑑禮部侍郎張之萬太常寺卿
許彭壽光祿寺卿潘祖蔭翰林院編修鮑源深修撰章
鋆編修楊泗孫李鴻藻呂朝瑞黃鈺各賞給大卷緞一
匹大卷江綢一匹欽此當成書進呈時潘文勤師草奏
略云默思聖道上體　慈懷克基億載之承平尤賴
兩宮之訓迪　簡𡟌並治誠亙古而為昭　堯舜同
居實斯民所仰望維日孜孜於　祖訓旣祗對夫講
筵及時汲汲於治功更取裁乎前史顧游義軒以迄明

代數紀傳以及編年充棟爲繁棼膏莫究欲裨　聖治貴舉大綱下略又云竊思尚書斷自唐虞而專史則起於漢世范紀並尊帝后而垂簾則著於宋廷撮舉政治之興衰兼列宮闈之事跡存史官之美刺按時代之後先謹系箋詞贊參論案下略謹按此　垂簾以後勵精圖治以古爲鑑之盛軌所以成中興之業者非偶然也

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日「一」兩宮皇太后懿旨命翰林院檢討徐桐在　弘德殿行走授　皇帝讀三月二十二日　命翰林院檢討徐桐爲翰林院侍講異數也後

來入直者皆以官秩較崇者任之
咸豐戊午彗星見欽天監按占驗書奏陳中有云光掃貫索宰相當之又云貴戚大臣有誅僇者又有云羽林衛士徙散又云大風損物其年大學士柏葰以順天鄉試主考關節伏法越三年辛酉　乘輿出獮木蘭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大學士肅順皆以罪誅廣東香港颶風壞民居數千家皆其驗也族伯父筠軒觀察方直軍機處見此奏
筠翁又云咸豐四五年間宮中屢見黑眚圓明園殿脊上每夕有惡鳥號聲　文宗親命侍衛以鳥槍擊之不

可得

咸豐辛酉八月丁巳朔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天文家言六曜均會於張金星在軫張是爲　今上命宮而六曜並會休徵符合論者皆頌禱中興不數年而金陵克復髮捻以次蕩平矣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辰刻日暈黃綠色帶青白色有抱珥紅色二月二十七日日冠抱珥一時方散見朱大理學勤日記

同治己巳六月二十日　武英殿災自亥刻起至次日辰刻止延燒他屋至三十餘閒所藏書悉燼焉至午刻

而軍機處收各衙門交開救火職名單者絡繹不絕有識者爲之寒心亦見朱大理日記
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申刻　天壇　祈年殿災延燒　齋宮凡七十餘間聞雷震而火作旋大雨火益甚自申至寅始滅奉　上諭本月二十四日雷雨交作
天壇祈年殿雷火延燒經官兵等救護撲滅本日據太常寺步軍統領衙門各奏火起情形相同太常寺奉祀劉世印職司典守疏於防範實屬咎無可辭著交部議處太常寺堂官一併交部議處壇戶孫榮德等均交順天府嚴刑審訊有無別項情弊按律定擬具奏五城

水會紳董等救護出力著該巡城御史傳旨嘉奬火災示警朕心寅畏實深惟有益加兢惕宵旰孜孜勵精圖治爾內外大小臣工其各靖其自矢精白乃心力戒因循修明職業用副君臣交儆之意

康熙五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八十五萬四千一百六十九兩乾隆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九十四萬四百兩三十年同四十二年二千七百五十九萬兩有奇五十五年二千七百七十餘萬兩六十年二千七百六十四萬一千九百餘兩　高宗朝海望爲戸部尚書上屢問戸部存儲之數海不對上促之海奏曰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掌邦計盈虛之數臣當主之

不煩　聖慮也蓋是時　高宗富於春秋海恐知府庫

有贏偶萌侈心故不以告其後　高宗思之見於　諭

旨想見老成謀國用意深遠見朱大理學勤文集

光緒十九年奉　懿旨飭戶部將常年入款核計若干

計各省關每歲徵洋稅銀一千五百餘萬兩各省地丁

每歲銀一千餘萬兩各省鹽課等計銀一千二百餘萬

兩各省常關稅課銀三百餘萬兩各省釐金計銀一千

三百餘萬兩各省茶稅當稅鹽商捐輸計銀三百五十

餘萬兩各省雜稅銀一千五百餘萬兩裁撤長夫等項

計銀五十三萬餘兩加以洋藥釐稅併徵每歲約銀七百餘萬兩共八千數百萬兩已繕具清單由司農入告矣

各省州縣編查戶口例應年終具奏光緒十五年浙江省滋生民數統計男女大小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四千四百六十六丁口見浙江巡撫崧駿奏報吾浙兩遭寇亂人民凋瘵休養生息逾二十年漸見繁盛而杭湖二府客籍居十之三是年秋九月霪雨爲災徧及十郡杭嘉湖尤甚疆吏循例奏報所據者編查保甲時挨戶冊子其塙實與否未可知蓋遵循舊章而已

光緒十六年正月浙江巡撫崧駿奏請將續訪杭州府屬未得請旌之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照例旌表疏略云據在籍紳士前兵部侍郎朱智等呈稱浙江省杭州府志自乾隆四十七年修輯後迄今七十餘載復罹兵燹文獻無徵光緒六年開局重修蒐羅採訪隨時纂輯辛巳編成惟查有貞孝節烈婦女一門尚須補請　褒揚方足表章潛德前於光緒十年三月曾將採訪貞孝節烈婦女李韓氏等三千四百五口呈請前撫臣劉秉璋具奏五月初四日奉　旨李韓氏等均著准其旌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行知纂入志

乘截至光緒十四年十二月止續又採訪得未經請
旌之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其中
或屢遭寇難子孫大半無人或僻在鄉隅親友莫爲舉
報姓氏僅存于家乘事跡祗見諸遺編查例載節烈婦
女其實係阨窮堪憫或因世遠年湮未經呈報向有府
縣志蹟可憑者准其補請　旌表等語今紳等採訪畢
邵氏等事關闔郡志載歷時百十年之久數至千百名
之多尤宜闡發幽光昭垂簡冊則前之李韓氏等已沐
恩綸該畢邵氏等事同一律未便任其終湮造具冊
結呈請專案具奏等情由杭州府核明加結具詳前來

奴才查該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或侍奉高堂克兼子職或撫存弱息得續宗祧或未婚而堅不字之貞或捐軀而矢靡他之志均屬阨窮堪憫孝義兼全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照例補行　旌表以闡幽光而維風化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奉　硃批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按前數年禮部議准御史劉恩溥條陳凡尋常旌表婦女仍照例彙題不得率行具奏志局採訪二千一十六口前中丞慮格於部章未及入告至是始得專疏請旌上邀　俞允蓋　朝廷激厲風教故　特允疆臣之請也採訪之事餘杭孫和叔孝廉樹禮獨任之

光緒十六年六月初五日　上以京師久雨禾稼受傷親詣　大高殿拈香祈晴時應宮　昭顯廟　宣仁廟凝和廟均派貝勒載濂載漪貝子奕謨輔國公載澤同日分詣拈香十一日再詣　大高殿及　宣仁廟拈香六月初八日　諭步軍統領衙門奏京城內外因雨後倒塌房屋傷斃人口大概情形所有現經查報之左右翼長及中營等處傷斃之十六名口著該衙門酌給賞邺此外如有續行查出者卽照此次賞邺一律奏明辦理

十三日　諭前因京師雨水過多民居禾稼受傷迭經

諭令順天府府尹等查明各屬被水情形迅速具奏茲據潘祖蔭等奏稱近畿一帶東西南三隅被災最鉅現據宛平固安良鄉房山通州順義等州縣及南路廳同知查報所屬地方或田廬漂沒或全村被淹傷斃人口甚多業經分派委員廣延紳士設法賑濟並擬添設粥廠請撥銀米等語小民猝遭水患蕩析離居覽奏殊深憫惻著照所請先在六門外酌添粥廠並於孫河定福莊采育鎮黃村龐各莊蘆溝橋六處一律添設加恩賞給京倉米一萬五千石即行分領煮散以資急賑著派志顏李端遇胡聘之胡隆洵景澧徐承煜分往孫河等

六處稽查彈壓妥爲監放其各鎮開廠所需經費銀二千兩著戶部照數撥給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畿輔水災甚重深宮軫念彌殷著發去宮中節省內帑銀五萬兩作爲賑撫之需即著潘祖蔭等遴派妥員分投散放以拯災黎欽此該府尹等務當仰體　聖懷認眞辦理俾　慈恩徧及窮檐勿任吏胥侵剋滋弊其密雲懷來及未經呈報之各州縣並著迅即查勘覆奏另片奏東安武清等處已派員攜銀前往辦賑右安永定門外借用通惠河運米船隻並紮筏濟渡等語即著督飭各員切實經理勿令災

民失所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胡隆洵旋因病出缺改派李鴻逵前往

六月十九日　諭前因天津等處被水成災業准李鴻章所請撥銀六萬兩先就被水極重之區辦理急撫惟念此次雨水過多災區過廣飢民嗷嗷待哺爲日方長尚恐不敷散放加恩著將奉天運京粟米一萬二千七百餘石並於本年江北河運漕米內截留三萬六千石撥給備賑其隨漕輕齎等項銀兩並著查照成案核解直隸作爲津貼運米之需李鴻章務當遴委妥員分別被災輕重核實散放不准吏胥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

念災區有加無已至意
光緒十六年祿米倉虧短之案　欽派大臣盤查查出
實在虧短米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五石七斗六升六
合花戸郭啟泰已獲張增祿王得海馬德山倉書陶斌
何桂林嚴拏交刑部倉監督容恩孟守箴革職倉場侍
郎興廉游百川革職留任十七年御史洪良品復疏陳
倉場積弊太深請　飭嚴究尋有　旨興廉游百川均
革職
十月初七日　上諭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片奏參劾大
學士張之萬接納外官各節當派福錕潘祖蔭查奏茲

據查明覆奏該大學士接見外官或因面詢公務或係素有交往不得指爲結納營私北河灘廟宇外官來京者往往寓居非自今始不得因與張之萬寓所相近遂指爲貪緣奔競該大學士住居湫隘並無另設執客堂專談機密之事至所參僧人靜洲最爲親密傳訊該僧據稱與張之萬同鄉認識素有往來並未干預別事各等語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不稍持偏見張之萬老成穩練朝廷素所深知惟此次若不將參款確查虛實轉無以得是非之眞現經福錕等逐一查明均無實據所參各節卽著毋庸置議前因臣工挾私參劾疊經

明降諭旨申誡再三以杜攻訐之漸該庶子豈無聞知乃輒以無據之詞誣謗大臣復敢附會災祥希圖聳聽至另摺附片所陳天文時務各節諸多謬妄若不加以懲處無以爲逞肌亂言者戒崇文著交部議處原摺片均著擲還張之萬宣力有年受恩深重不得因被人奏參遇事引嫌卻避惟當小心謹慎益加奮勉力圖報稱用副朝廷委任至意

神機營之設始於咸豐初年以僧親王領之僧格林沁至同治初醇親王管理規模益大舊設健銳火器諸營悉併隸焉其後講求海防購備外洋火器光緒初年北

洋大臣進克虜伯礮於是推廣購備新式槍礮命各營演習設立槍礮廠專派司員經理分捷勝精銳健利六營總名曰威遠六營步隊每營八十人而別設馬隊輔之又有八漢礮隊者挑八旗漢軍爲之也中營礮隊者則王自領之親兵也比年以來聞演練精良頗有材武之選廠中司員並有能通泰西語言文字者滿人在同文館肄習而成者

庚寅酷邸薨逝漸懈弛矣

光緒四年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閩海關榷稅改歸總督經理時香山何小宋文璟方督閩浙疏陳體察情形未便更張略言閩海關監督始於康熙二十三年其

時僅將南台厦門兩處口岸報部雍正七年始將南台等二十處口岸報部其初或由巡撫兼管或由監督專管本無一定乾隆元年歸福建總督管理三年總督兼轄閩浙始以關務改歸將軍七年由督撫臣題定徵稅口岸共十九處　列聖於此幾經詳慎比較而後垂爲定制乃由閩浙督臣任兼兩省案牘紛繁加以臺防緊要既不能躬親瑣務仍須掄委平時可信之員前往句稽與派協佐領等官亦復何異若派大員分駐總口誠恐收數未增耗費轉鉅倘章程不能畫一稽查偶有未周或初年竭澤而漁而來歲難乎爲繼或一時損下益

上而日久百弊叢生嚣事紛更效略可覩吏而滋擾抑又何裨疏上遂不果行海關監督人人視爲利藪何公生平清介自矢讓而弗居立言尤得體要余在史館見此疏因亟錄於此

曩見朱子涵家藏書札一冊簽署端肅遺事密札書凡十一通中多廋辭蓋樞垣章京某寄脩伯大理者署名日樵客又日守愚道人玆摘錄其有關繫者

千里草上書初十日未下此處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蘭達下來說西邊留閱心合冷笑一聲十一日叫見面說寫旨下來叫寫明發痛駁夫差擬稿倘平和麻翁另作有是誠何心尤不

可行等句原底無之諸君大讚遂繕眞遞上良久未發下並原件亦留中再叫起耳君怒形於色上去見面約二刻許下來仍未發下云留著明日再說十二日上去未叫起發下早事等件心合不開視云不定是誰來看日將中上不得已將摺及擬旨發下照鈔始照常辦事言笑如初二四者可謂渾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簾可以遠禍可以求安必欲獨攬其權是誠何心按御史董元醕上摺請兩宮太后垂簾聽政 又一通云召見時諸人等皆大爭老杜尤肆言無忌有若聽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語 太后怒甚至手戰不已迨次日發下則笑聲徹遠

近矣按心台指怡親王載垣耳君指鄭親王端華麻翁指焦祐瀛二四者謂顧命王大臣八人也老杜指杜翰　又一通云恭邸八月初一日至熱河值殷奠叩謁梓宮伏地大慟聲徹殿陛聞者無不下淚祭畢　太后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一時許方出宮燈輩頗有愳心見恭未嘗不肅然改容連日頗為斂戢

一又云自十七以後八位見面不過二三次時亦甚暫今則見面一時許足見自有主宰按宮燈指肅順當時隱語肅字象形也

又一通云克帥密雲馬遞一報不知何事未發下十三日克到叩謁梓宮未叫起亦不請見恐致疑也十四晚到此夜往深談言伊等罪狀未著似未可驁拏兵諫

致蹈惡名某以八人者頗畏其虛聲勸其持重留虎豹在山且勿驚他恐伊等欲削其權隨後事更難辦也又云元聖在此當爲盡心區畫隨時保護如仗廟社之靈得有轉關當勉爲元祐正人此閒先患內外患二今釋其一但連日再面必遭奇妬弟與竹翁言能將斧柯收回爲上策否則早回爲宜以上皆樵客守愚書元聖謂恭邸克帥郎勝保竹翁則曹公毓瑛也 又一通云十六日午後暈厥囑內中緩散至晚甦轉始定大計于初三刻見時傳諭清楚王大臣請丹毫諭以不能執筆著寫來述旨故有承寫字樣此蓋述 文宗疾大漸時事凡應用硃筆者以印代之 毋

后用御賞印印起　上用同道堂印印訖二印　大行
皇帝所賜也按此八月十七以後事此冊今為張菊生元濟所得
咸豐十一年內閣奉　上諭御史董元醇奏敬陳管見
一摺據稱　皇太后權理朝政應請明降諭旨并贊襄
政務王大臣外再簡派親王一二人同心輔弼及請擇
師傅以培德業嚴飭督撫將帥以資整頓等語我朝
聖　聖相承向無　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朕以沖齡
仰受　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御極之初何敢更易
祖　宗舊制且　皇考特派怡親王載垣等贊襄政
務一切事件應行降旨者經該王大臣等繕擬進呈必

經朕鈐用圖章始行頒發係屬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
應行批答者亦必擬旨呈覽再行發還該御史奏請
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甚屬非是又據請於親王中簡
派一二人聽其輔弼一切事務伏念　皇考於七月十
六日子刻特召載垣等八人令其盡心輔弼朕仰體
聖心自有深意又何敢顯違　遺訓輕議增添該王大
臣等受　皇考顧命輔弼朕躬如有蒙蔽專擅之弊在
廷諸臣無難指實參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該御史必欲
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兩
端關係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議至朝夕納誨一節　皇

考業經派編修李鴻藻充朕師傅該御史請於大臣中擇一二人俾充師傅之處亦毋庸議其各直省督撫及各路統兵大臣業經朕明降諭旨令其其矢公忠嚴申軍律諒內外文武臣工必能不負委任以仰副 皇考在天之靈應無俟朕諄諄訓誡也欽此

董御史條奏請 兩宮垂簾聽政端肅諸人擬 旨駁斥時勝保以欽差大臣兵部右侍郎統兵畿輔獨抗章論之余在秦中讀此疏備錄之 奏爲政柄下移無以服眾應請 皇太后親理大政並 另簡近支親王輔政以正國體而順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朝

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專我　朝君臣之分
極嚴尤非前朝可比自　文宗顯皇帝龍馭上升
皇上嗣位聰明天亶尙在沖齡全在輔政得人同民好
惡方足以資佐理如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非不
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竟以之當秉政
鉅任攬　君國大權以臣僕而代　綸音挾　至尊以
令天下實無以副寄託之重而饜四海之心在該王等
不過以承寫　硃諭爲詞居之不疑不知我　皇上以
宗子纘承大統天與人歸原不必以　硃諭之有無爲
定至賛襄政務一節則當以親親尊賢爲斷不得專以

承寫爲憑何也　先皇帝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不在
側仰窺　顧命苦衷所以未留　親筆硃諭者未必非
以輔政難得其人以待我　皇上自擇而任之以成未
竟之志也今　嗣聖既未親政　皇太后又不臨朝是
政柄盡付之該王等數人而出擬　諭旨又非盡出自
宸衷其託諸掣簽箚放請鈐用符信圖章在該王等
原欲以此取信於人無如人皆不能相信民嵒可畏天
下難欺縱可勉強一時安能行諸日久近如御史董元
醇條奏四事極有關係應准應駁惟當斷自　聖裁廣
集廷議以定行止該王等果知以國事爲重亦當推賢

虛己兇蹈危疑乃竟行擬　旨駁斥已開矯竊之端大失臣民之望　命下之日中外譁然自古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統兵將帥暨各省疆臣皆受　先皇帝特簡雖當勢處萬難無不思極力圖報者亦皆統於所尊故皆一誠不貳今一旦政柄下移羣疑莫釋道路之人見　詔旨皆曰此非吾　君之言也此非　母后　聖母之意也一切發號施令眞僞難分衆情洶洶咸懷不服不獨天下人心日形解體且恐外國聞知亦覺於理不順又將從而生心所關甚大夫天下者　宣宗成皇帝之天下傳之　文宗顯皇帝

以付之我　皇上踐祚者也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立
周公相之本朝攝政王之輔　世祖亦猶周公之相
成王疏不閒親典策具在以周公之元聖尚不免管蔡
流言逮風雷示警於金縢而忠悃益見現在近支諸王
中能持大體邁於載垣端華者尚不乏人一口口之言
應請毋庸過慮又如垂簾聽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稱爲
女中堯舜羣情歡洽國本無傷我　文皇后當開國
初年雖無垂簾明文而有聽政實用因時制宜惟期允
當不易爲今之計非　皇太后親理萬幾召對羣臣
無以通下情而正　國體非　另簡近支親王佐理庶

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惟有籲懇　皇
上俯納芻蕘卽奉　皇太后權宜聽政　二聖並
崇而於近支親王中擇賢而任仍秉　命而行以待我
皇上親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變更紊亂
以承郅治於無窮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於
親親尊賢之大經既不相悖且於該王等亦可保全終
始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發者奴才先
爲言之奴才忝爲大臣受　國厚恩屢奉　先皇帝
手詔嘉勉云朕所望於該大臣者至大至遠又奉有忠
勇性成赤心報國等諭每誦　天語感激涕零今外

患固宜亟平而內憂尤當早慮奴才天良所迫何忍不言何敢不言伏願　皇上乾綱獨斷迅賜施行並請將此摺發交惠親王惇親王恭親王醇郡王公同閱看如有尚未盡善之處應令大學士九卿科道集議以　聞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謹不揣冒昧披瀝上陳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鍾佩賢給事中孫楫奏請將載垣等造作之諭旨銷除各摺片載垣等假傳諭旨造作贊襄政務名目並於御史董元醕條奏一摺擬旨時擅自改寫各情形業經疊次降

旨明白宣示矣玆據該給事中等奏載垣等造作擅改
之件不應載之　實錄儼同　顧命亦不應登之冊籍
假託綸音擬請降旨銷除以期信令傳後等語朕奉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懿旨所奏不爲無見
載垣等種種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備悉所有
造作贊襄政務諭旨確係矯傳自不應纂入　實錄中
惟遽將其銷毀又恐無以示將來而徵罪案至董元醇
所奏一摺當日發交載垣等擬旨原令其將所請垂簾
暫理朝政飭令廷臣會議其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
輔弼開具空名諭旨祗候簡派並於大臣中擇其可充

師傅之任者公同保舉乃載垣奏對時卽已曉曉置辯
及擬諭旨遂敢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一切駁斥追述旨
時未卽允照所擬宣發而載垣等膽敢於次日發交摺
件壓擱不辦竟將所擬諭旨堅請發下又以未用玉印
不足爲憑再行瀆請斯時駐蹕木蘭遠距京師未能卽
日回鑾若不暫允所請載垣等跋扈情形其勢將有不
可問者是以隱忍姑從將所擅擬諭旨鈐蓋御印實出
於不得已言念及此能無痛恨所有載垣等矯傳贊襄
名目及擅擬駁斥董元醇諭旨著卽銷除惟此案係王
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等於內閣會同刑部議定罪名

伊等造作之諭旨二道即著內閣刑部隨同本案檔冊錄存以著信讞並著軍機處即隨此次諭旨照錄一分存檔另錄一分交南書房收存均著低二格寫以示區別庶使姦邪逆踪不得溷載方策以重綸音而昭炯戒

欽此

同治四年春二月講官編修蔡壽祺疏劾議政王攬權納賄議政王欲逮問壽祺　兩宮震怒初五日　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書朱鳳標戸部侍郎吳廷棟刑部侍郎王發桂內閣學士桑春榮殷兆鏞　諭以王植黨擅政漸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諸臣莫敢對　太

后屢諭諸臣當念　先帝毋曼王王罪不可追宜速議
祖培頓首言此惟　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　太后
曰若然何用汝曹爲異日　皇帝長成汝等獨無咎乎
祖培奏言此事須有實據容臣等退後詳察以　聞且
言請與倭仁公同查明具奏　太后始命退初六日倭
仁等八人會議於內閣召蔡壽祺質證其事蔡惟指出
薛煥劉蓉二人餘不能指實初七日諸大臣覆奏上
太后出硃諭示諸臣且　諭曰　詔旨多有別字及詞
句不通者汝等爲潤飾之祖培奏請添恭親王議政之
初尚屬勤愼二語　太后又諭曰此旨卽下內閣速行

之不必由軍機遂下　詔畧云本月初五日據蔡壽祺
奏恭親王事查辦雖無實據自出有因恭親王議政之
初尙屬勤愼迨後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
目無君上視朕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
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諸多取巧妄陳凡此
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
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以示朕曲爲保全之意以
後召見引見等項著派惇親王醇親王鍾郡王孚郡王
四人輪流帶領特諭倭仁等受　詔出始　召見樞臣
文祥等三人初八日惇親王上疏言恭親王事屬曖昧

徒以語言小失驟予罪懲情狀未明無以昭示天下
皇太后遂諭孚郡王及樞臣文祥等傳諭王公大學士
九卿翰詹科道明日於內閣會議以惇親王疏及蔡壽
祺原疏並發閱視且令文祥等述所受 旨是日 詔
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宣示恭親王過失斥退軍機處
議政盡奪一切差使初九日 兩宮召見大學士倭仁
周祖培瑞常朱鳳標尚書萬青藜侍郎基溥吳廷棟王
發桂殷兆鏞及軍機大臣等 太后諭倭公等九人曰
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復用又曰卽如載齡人才豈任
尚書者而王必予之又曰惇王今爲疏爭前年在熱河

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爲我平決之　諭軍機大臣等則曰若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之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可也諸臣至內閣各述所受旨則大異是日押班者爲鍾郡王乃各引王爲證王言固皆聞之諸公相顧色然不成議而退十四日醇郡王及降調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皆上疏爲恭邸陳請　詔以各奏摺命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會同前日惇親王摺一併議奏十六日　詔曰朕奉　慈安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前據惇親王醇郡王降調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先後陳奏恭親王雖經獲咎

尙可錄用當交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會同詳議具奏茲據禮親王世鐸等大學士倭仁等會議覆奏並據內閣學士殷兆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內閣侍讀學士王維珍給事中廉誠及各科道等聯銜各摺均以恭親王咎由自取惟係懿親重臣應否任用予以自新候旨定奪等語所見大略相同惟給事中廉誠等摺內所稱廟堂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等語持論固屬正大而於朝廷辦理此事苦心究未領會雖前日面諭軍機大臣等隨同孚郡王赴內閣傳諭諸臣而科道仍有此語實

有不能不再行宣示者恭親王誼屬懿親職兼輔弼在親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親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朝廷杜漸防微若復隱忍含容恐因小節之不慎致誤軍國之重事所關實非淺鮮且歷觀史冊所載往往親貴重臣有因遇事優容不加責備卒至驕盈矜誇鮮克有終者可爲前鑒日前將恭親王過失嚴旨宣示原冀其經此懲儆之後自必痛自斂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懲大誡曲爲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則惇親王等摺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會議耶茲覽王公大學士等所奏僉以

恭親王咎雖自取尙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脗合現旣明白宣示恭親王著即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至在廷臣工均爲國家倚任惟當同矢忠赤共濟時艱毋得因此稍存疑慮畏難苟安致蹈因循積習將此宣諭在廷臣工知之　李越縵先生日記載此事頗詳余嘗借觀節錄之蓋是時先生方主文勤家授其子讀也

文文忠祥在政府最久知大體有廉操恭邸初與相得其後以　大婚保舉之事意不合自是事無巨細顯

與文相齟齬文相不能堪癸酉隨扈上陵歸即欲請假恭邸賢王其待大臣猶不能無稍褊處

癸酉二月十三日醇親王奏請將山東所獲戕害僧邸之張淩雲致祭該親王園寢摺中有云去年係軍機大臣擬　旨現在乃　天子當陽迥不相侔等語恭邸閱之不懌令章京辦奏稿辯明其事朱修伯丈勸阻不可李文正鴻藻又力言之而恭邸意未解卒奏之蓋兩邸意見之深始此

勝克齋保統兵皖中頗自縱恣軍士飢寒不加體恤十一月尚有露體者他省解到棉衣適勝欲作棉地毯辦

差者卽以棉衣之棉爲之軍餉解到先以開支私用月需二十萬所至雞鴨海菜綢緞諸物皆預儲擕帶以聽供求索蔣壩坐船內有女子二有待我五年之約營中頑童極多大都皆賊中生擒之小長髮也此袁篤甫在皖親見之者宜乎其敗也見朱大理筆記

光緒初元醕親王上懇賜矜全一疏奉　皇太后懿旨前據醕親王奏舊疾復發懇賜矜全當諭令王公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妥議具奏茲據奏稱該王因傷痛過甚觸發舊疾哀懇出於至誠自不得不量爲體恤擬請將該王所管各項差使均予開除惟每年　東陵　西

陵應行致祭時仍請飭宗人府酌開該王銜咨行太常
寺擬定于向章改遣行禮之處題請遵行每月朔望及
元旦各節及　列聖　列后忌辰誕辰應詣奉先殿行
禮恭懸恭收　聖容應詣壽皇殿行禮並大　殿拜表
仍照向例輪流行禮嗣後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萬壽
均擬請毋庸隨班行禮如遇朝廷大政仍宜時備顧問
倘有條奏事件亦可於兩宮前呈遞等語均著照所請
行至每年七月十月萬壽及元旦令節皇帝行禮時毋
庸隨班慶賀均著詣壽康宮行禮該王公忠體國懋著
賢勞自應量予恩施著以親王世襲罔替用示優异另

片奏普陀峪工程重大請仍飭該王照料等語即著該王隨時前往妥爲照料該王所管神機營本日已降旨改派伯彥訥謨祜景壽管理惟該王辦理多年經武整軍著有成效深堪嘉尙仍著將應辦一切事宜隨時與伯彥訥謨祜等悉心會商妥議籌辦以昭愼重欽此

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懿旨醇親王奕譞奏懇裁撤差使家居養疾一摺醇親王奕譞舊疾未痊即著安心調理所有神機營一切事宜著毋庸會同商辦以示體恤一俟病體稍愈即行具摺請安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

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因　皇帝沖齡踐祚一切用人
行政王大臣等不能無所稟承允准廷臣之請垂簾聽
政並諭俟　皇帝典學有成即行親政十餘年來　皇
帝孜孜念典德業日新近來披閱章奏論斷古今亦能
剖決是非權衡允當本日召見醇親王奕譞及軍機大
臣禮親王世鐸等諭以自本年冬至大祀　圜丘
爲始　皇帝親詣行禮並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
舉行親政典禮　皇帝聞諭後當即長跪懇辭醇親王
及軍機大臣亦以時事多艱萬幾鉅繁　皇帝日就月
將學無止境如蒙從緩將來躬親庶務必更能貫徹無

遺益臻上理實爲天下臣民之幸再三籲懇情詞亦出
至誠惟念垂簾之舉本屬一時權宜　皇帝繼統御極
仰承　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當此典學有成正宜
與內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濟艱難自應欽遵同治十三
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親政以慰深宮期望之意
壇廟大祀均應親詣行禮以昭誠敬即於本年冬至大
祀　圜丘爲始躬親致祭並著欽天監於明年正
月內選擇吉期舉行親政典禮所有應行事宜及應復
舊制之處著各該衙門敬謹查照成案奏明辦理將此
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籲請體念時艱俯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合詞籲懇訓政數年伯彥訥謨祜等奏籲請從緩歸政以懋聖學各一摺覽奏均悉垂簾之舉出於萬不得已十餘年來深宮訓導欣見
皇帝典學有成特命於明年正月內舉行親政典禮審慎宣綸權衡至當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賾
皇帝親政之始容有未及周知全在各大臣其矢公忠盡心輔助內而樞臣外而疆吏均係股肱心膂之臣弼此丕基責無旁貸其各殫竭血誠力圖振作於應辦

事宜任勞任怨毋得稍涉因循推諉致負委任　皇帝
幾餘念典本無止境一切經史之功繙譯之事尤在毓
慶宮行走諸臣朝夕講求不憚煩勞俾臻至善總之帝
德王道互相表裏　皇帝親政後正可以平日所學見
諸措施用慰天下臣民之望當亦爾諸臣所至願也該
王大臣等所請訓政數年及暫緩歸政之處均毋庸議
至醇親王摺內所稱宮廷政治內外並重歸政後當永
照現在規制凡宮內一切事宜先請懿旨再於　皇帝
前奏聞俾　皇帝專心大政等語念自　皇帝沖齡嗣
統撫育教誨深宮十餘年如一日即親政後亦必隨時

調護遇事提撕此責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釋即著照所請行本日欽天監奏遵旨選擇吉期一摺 皇帝親政典禮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重申悃忱籲請勉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再行瀝誠籲懇訓政數年錫珍等奏揆時度勢親政尚宜稍緩貴賢奏舉行親政關繫綦重各一摺覽奏均悉垂簾聽政歷稽往代皆出權宜之舉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冊昭垂可為殷鑒前因

皇帝典學有成特降懿旨及時歸政此深宮十餘年來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應共諒故於十四日王大臣等合詞籲陳均未允准數日以來　皇帝宮中定省時時以多聆慈訓俾有稟承再四籲求情詞肫摯茲復披覽該王大臣等章奏瀝陳時事艱難軍國重要醕親王摺內兼以念及宗社仰慰　先靈等詞諄諄籲請迴環循覽悚惕實深國家際此時艱飭紀整綱百廢待舉　皇帝初親大政決疑定策實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據該王大臣等再三瀝懇何敢固持一己守經之義致違天下眾論之公也勉允所請於　皇

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爾中外大小臣工務當各抒
忠赤盡力勛勸以期力振委靡其臻郅治於諸臣有厚
望焉至錫珍等及貴賢摺內請飭廷臣會議等語　皇
帝親政係國家及時應舉之盛典業經特降懿旨通諭
遵行豈如臣下條陳事涉疑似者尚須集議況王公大
學士六部九卿兩次陳奏眾議僉同豈必待添入翰詹
科道乃爲定論耶所奏殊屬非是著毋庸議醇親王前
次片奏內有親政前期交卸神機營印鑰等語現既允
准訓政醇親王亦當以國事爲重略小節而顧大局所
管事宜仍著照常經理俟數年後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欽此
光緒十五年正月十八日　上諭朕叔惇親王奕誴逝已
降旨派貝勒載瀅前往奠醱朕於本日恭奉　慈禧
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親臨府邸賜奠用示篤念
親親至意欽此
二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
旨御史屠仁守奏歸政屆期直陳管見一摺據稱歸政
伊邇時事方殷請明降懿旨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書
皇太后聖鑒懇恩披覽然後施行等語覽奏殊深駭異
垂簾聽政本屬萬不得已之舉深宮遠鑒前代流弊特

飭及時歸政上符　列聖成憲下杜來世口實主持
堅定用意甚深況早經降旨宣示中外天下臣民翕然
共遵今若於舉行伊始又降懿旨飭令仍書聖鑒披覽
章奏是出令未幾旋即反汗使天下後世視予爲何如
人耶況垂簾權宜之舉與　高宗純皇帝大廷授受
訓政之典迥不相侔何得妄爲比擬至歸政後只酌親
王單銜奏件暫須徑達深宮酌親王密陳數條亦爲
皇帝初裁大政軍國重要事件宮中定省可以隨時稟
承並非著爲典常使訓政之事永無底止該御史此奏
既與前旨顯然相背且開後世妄測訾議之端所見甚

屬乖謬此事關繫甚大若不予以懲處無以爲逞臆妄
言紊亂成法者戒屠仁守著開去御史交部議處原摺
著擲還欽此
二十三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
懿旨御史林紹年奏督撫報効有關政體民生請旨飭
禁一摺海軍爲經國要圖自光緒十一年創辦以來規
模略具需款浩繁前據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准由兩
江等省於正雜諸款內騰挪巨款分年撥解天津交李
鴻章發商生息各省籌解之銀專備海軍不時之需其
每年息銀則以補海軍衙門放項之不足並無令各省

督撫報效之事該御史此奏乃以朝廷責進獻督撫肆誅求等語任意揣測危詞聳聽實屬謬妄林紹年著傳旨嚴行申飭欽此

二月初二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本日據吳大澂奏請飭議尊崇醇親王典禮一摺 皇帝入嗣 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醇親王奕譞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靡不殫竭心力恪共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四涕泣懇辭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徒深宮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

月初八日醕親王即有豫杜妄論一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爲至當慮　皇帝親政後僉壬倖進援引治平嘉靖之說肆其姦邪豫具封章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其披瀝之誠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深宮不能不嘉許感歎勉從所請者也茲當歸政伊始𠘧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將醕親王原奏及時宣示則後此邪說並進妄希議禮梯榮其患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並將醕親王原奏發鈔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規超越古今即賢王心事亦從此可以共白嗣後闞名

希寵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爲此通諭中外知之醇
親王原奏云臣奕譞跪　奏爲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
論恭摺具奏仰祈　慈鑒事臣嘗見歷代繼承大統之
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備載史書其中有適得至當者焉
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亂之道焉宋
英宗之濮議明世宗之議禮是也張璁桂蕚之儔無足
論矣忠如韓琦乃與司馬光議論牴牾其故何歟蓋非
常之事出立論者勢必紛杳擾攘雖乃心王室不無其
人而以此爲梯榮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視爲莊論者
正復不少恭惟　皇清受　天之命　列聖

相承　十朝一脈至隆極盛曠古罕覯詎
皇帝春秋正盛遽棄臣民　皇太后以　宗廟社
稷爲重　特命　皇帝入承大統復　推恩及臣
以親王世襲罔替渥叨　異數感懼難名原不須更
生過慮惟思此時　垂簾聽政　簡用賢良廷議既
屬執中邪說自必潛匿倘將來親政後或有草茅新進
之徒趨六年拜相捷徑以危言故事聳動　宸聽不幸
稍一夷猶則　朝廷徒滋多事矣合無仰懇　皇太
后將臣此摺留之　宮中俟　皇帝親政時宣示廷臣
世賞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萬歲勿再更張如有以

治平嘉靖等朝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姦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　慈命嚴切　皇帝敢不欽遵是不但微臣名節得以保全而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者實爲至大且要所有微臣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論緣由謹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聖明洞鑒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奏上留中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必推本於所生而禮有經權尤必折衷至當方足以昭示來茲恭讀　高宗純皇

帝御製濮議辨援引禮經垂爲定論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其邸第爲不祧之廟祀以天子之禮合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　聖訓煌煌昭垂萬世洵爲協於天理人情之至皇帝入嗣

文宗顯皇帝誕承大統光緒元年正月醇親王奕譞密陳豫杜妄論一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爲至當將來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姦邪小人立加屏斥等語持論正大敬徵　高宗純皇帝御論正相脗

合其志慮之忠誠防維之深切方之古純臣何以加茲
上年二月初二日因吳大澂之奏特降懿旨將王之密
疏宣示中外俾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軌超軼前代而
醇親王寅畏之本心從此昭然若揭詎意天不假年遽
然長逝痛惜之極悲感彌深醇親王著定稱號曰皇帝
本生考所有一切飾終喪祭典禮自宜恪遵　祖
訓詳定彝章用遂皇帝恩義交盡之忱兼表賢王終始
不渝之志著派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翁同龢孫家鼐會
同禮部妥議以聞欽此
醇賢親王薨逝一切典禮皆創行　皇上詣府行祭奠

禮祭文由翰林院恭撰其文起首曰維年月日　皇帝
謹致祭於本生考醕賢親王之靈云云常熟翁檢討斌
孫撰擬文內有云誦戒勉二詩已括周孔傳心之要讀
防微一疏足杜宋明議禮之爭此一聯最爲警切蓋
王嘗進戒勉二詩於　上又有杜漸防微之疏也

蕉廊脞錄卷一終